

飘动

的

风筝



刘乐群 著

PIAO DONG DE FENG ZHEN

飘动的风筝

刘乐群 著

二〇〇六年出版

飘动的风筝

刘乐群 著

深圳新思润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深圳市八卦三路深药大厦三楼西座

电话：0755 — 82432208 0753 — 3331133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 印张 30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 册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1
---------	---

卷一 田园清韵

撒肥·····	3
乡村篮球赛·····	6
虎妹·····	9
相亲·····	12
特别约会·····	16
荔园飘蜜·····	19
山歌寄乡情·····	21
淑云姑娘·····	25
橙果香甜·····	27
铺满鹅卵石的乡道·····	29
杏花·····	34
夫妻之间·····	39
铺路·····	46
翠竹青青·····	56
当家·····	63
茶乡情韵·····	74

桃花运·····	77
----------	----

卷二 都市霓虹

那副鹅蛋脸·····	134
找人·····	136
蒙在心中的迷雾·····	138
同行生意·····	140
甜甜的笑靥·····	143
鱼鲜店的女老板·····	145
卖蛋姑娘·····	151
梅嫂·····	154
早市·····	158
小店春风·····	163
茗香·····	168
理解·····	175
山圩·····	178
小镇风情·····	181

卷三 生活彩屏

叮铃铃·····	250
友爱之手·····	253
山风，清悠悠·····	256
不必太操心·····	259
赶车·····	263
赔秤·····	265
乘车·····	267

缘份·····	270
司助·····	278
师傅·····	280
“山歌章”外传·····	282
翠竹情·····	289
路旁，一片翠竹林·····	292
水库新一代·····	294
追蟹捉蛇·····	300

卷四 时代潮汐

新来的“门卫”·····	308
审稿·····	310
生日蛋糕·····	312
门卫老张·····	315
心中的歌·····	318
BB机，真不该响起·····	320
杜鹃花正红·····	322
建桥·····	324
上下级之间·····	329

卷五 心灵漪澜

飘动的风筝·····	337
难忘的记忆·····	339
饭后茶·····	342
金秋的祝福·····	344
讲台·····	346

富贵竹·····	348
杜鹃花·····	350
捞蚬·····	352
雀梅·····	353
咏藤·····	355
小河淌欢歌·····	356
新年的祝愿·····	358

卷六 山水走笔

合水情思·····	360
炮台·····	362
南澳岛采风遐想·····	364
登庐山·····	367
厦门纪事·····	373
闽西行·····	378
湖南之旅·····	381
深圳漫笔·····	389
走进珠海·····	394
重游肇庆·····	396

卷七 诗苑拾零

毛主席播下遍地春·····	401
时代的强音·····	401
颂歌·长剑·····	402
在新的起跑线上·····	402
情寄热土·····	403

拥抱 1999	405
客家山乡风情录	407
同心跟党走锦绣	409
七月的颂歌	410
党擎大旗来领航	412
妹爱青山更爱哥	413
你莫嫌俚眼价高	414
阿哥复员回山乡	415
山岭镶翠河淌金	416
二十三四正年轻	416
宁水杂咏	417

卷八 世象别议

真诚的效应	422
“赌卖”的圈套	424
从“老乡”说到“老商”	426
话说“从我做起”	428
从少购 0.2 米布料说起	429
此处无声胜有声	431
后 记	433

自序

社会是一个万花筒，时时都在涌现千奇百怪的现象；岁月是一道五彩河，天天都在飞溅多姿多彩的浪花；生活是一幅风俗画，处处都在展示亮丽深邃的内涵。置身奋进的时代，徜徉沸腾的生活，面对纷繁的世俗，接触各异的人物，聆听奇特的故事，感受人间的温馨，心头总是憋不住要蹦出股股激情，缕缕欲望，急于想把一切感受表达出来，于是，我便踏上文学创作的艰难历程。

其实，对文学创作，自己的认识很肤浅，接触不很多。中学读书时，只是满怀一股兴趣去阅读小说散文，看的大部分是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书籍，一看便上了瘾，甚至在上课时也偷偷地看，结果惹来老师的一次次责备，还被缴过书籍。尽管如此，看书的热情一直没有减弱。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中学图书馆的那位女管理员。她对我特别偏爱，每次学校新购进图书，总是要留给我一本。爱看并不等于会写，中学阶段，我的作文成绩并不是很理想。高中毕业后回到乡村，面对现实，接触社会，对写作才有新的感受。村里的那些青年朋友，叔伯娘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正逢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的生活很艰苦，视野也很狭小，常常为从早到晚的温饱伤透脑筋，但仍挡不住我写作的欲望，憋着一股劲去写，硬着头皮去想，写出来的文章却是干巴巴的，人物没有一点灵气。后来我调进文化单位，在

长期艰苦的实践磨炼中，才逐步摸索到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时有小块文章见诸报刊。然而，我总觉得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只是刚刚起步，写出来的作品微不足道。但我觉得，那些作品实实在在是从生活的沃土中挖掘出来的，是从众多的人物中概括出来的，是从普遍的现象中提炼出来的，也算是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在这本集子里，收进了一些小说，散文，故事，随笔，诗歌等，有田园清韵，都市霓虹，生活彩屏，时代潮汐，心灵漪澜，山水走笔，诗苑拾零，世象别议等，展现的画面宽阔，涉及的人物众多，力图从中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追求、真情、爱情和亲情，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也许这个目的还远远未能达到。虽然有些文章在报刊发表过，但依然还是那么稚嫩粗糙。哪怕如此，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把这些文章收拢起来，只是想把自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走过的一点点足迹留下来，想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表现出来，静静去回味，思索，不断奋进，这就是我编撰这本文集的真正目的。





撒 肥

晌午时分，秀英拎着装满衣物的青色通花塑料篮兴冲冲地往家里赶。篮里装的有新式闹钟，咖啡色花呢裤，是给当大队支书的丈夫买的；还有书籍《柑桔栽培》，也是丈夫执意要买的。除了这些，还割了两斤瘦肉，给日忙夜忙的丈夫和孩子们加点营养。她感到心满意足，不住地往路两旁观看，好像禾苗也在向她点头微笑似的。不禁又想到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一定要种好，不能输给别人。支部书记家的责任田都种不好，人家准会说闲话，戳脊梁骨。眼下正是追肥的时候，一早她就蹑手蹑脚地起床，扛着锄头和化肥来到责任田边。先在靠沟边挖开个缺口，让清粼粼的沟水流进田里，再在田周围转个圈，把螃蟹窿一一塞住，这一切料理完毕，水也灌得差不多了，便把田缺堵住，端着化肥踏进田里，熟练均匀地撒下白沙沙的化肥。看着粒粒化肥落田，就仿佛像颗颗饱满的谷穗在眼前晃动，心头真像喝了糯米酒那样甜津津的。此刻，她看到别人责任田的禾苗，又想到自己承包的责任田，总觉得自己的禾苗比人家的长得好，禁不住心里乐滋滋的。

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到家了，突然她呆住了：“哎，怎么有人在^①我的责任田里撒肥料？莫非是我家的那个，不知道我已撒过化肥？！”她刚想喊出口，又停住了，那个撒肥人的个头没有丈夫高，撒肥的动作也没丈夫熟练，定睛一看，原来是本队的社员亚荣。她越走越近，越看越觉得不对头，一点不错，撒下的肥料不

偏不斜正好落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于是她忙喊：“喂，亚荣，你搞错了！”

亚荣像没听见似的，越撒越快。秀英以为对方没听见，又上前几步，放开大嗓门喊道：“亚荣！这坵是我的责任田呀，你眼花了吗？”

“没错，正是这一坵！”亚荣转过头来向她笑了笑。

“哎呀，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秀英跺了跺脚：“这是我家的责任田，你怎么撒到……”

亚荣好像没听见，继续撒着肥料。

秀英真的生气了，瓜子脸绷得紧紧的：“我家的责任田刚撒过化肥，这下子要是把禾苗烧坏了，你赔得起！？”她忙把手中的塑料篮往地上一搁，脱掉凉鞋，卷起裤脚，踏进田里，当她抢过对方的竹篮时，化肥已全部撒完了，秀英气恼地把竹篮往田埂上一甩：“你这是搞的什么鬼？”

“我……我……”亚荣讷讷地说，脸上露出有点为难的神色。

“不是告诉过你，我的责任田已撒过肥了吗？”

“这肥水……跑到我的责任田里去啦！”亚荣慢吞吞地说。

“啊？你——”秀英气得瞪大眼睛，说不出话。

“这……”

“你呀，真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如今不是吃大锅饭那阵子了，水可以从这坵过那坵。分了责任田，各管各的田，你怎么能——”

“分了责任田，心可没分啊！”突然，田埂上传来一阵朗朗的说话声。秀英回头一看，丈夫站在田边，他微微笑道：“没调查就乱放炮。田缺是我打开的……”

“啊，是你？……”

“亚荣的责任田快干裂了，该浇水追肥啦，可水从哪里来？还不是要从沟那边流过来，得经过咱家的责任田。”丈夫恳切地说。

“可他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秀英的嗓门一下子降了八度。

“亚荣两次来到我家门口，想说又没敢开口，站在责任田边唉声叹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丈夫说着瞟了一下妻子。

“秀英嫂，”亚荣接口道：“春林哥宁愿自己吃亏，打开了田缺放水，我心里真不知该怎样来感谢他呢！我把肥料送来还他，他又硬是不收，我只好这样……”

“亚荣，我们虽然分散干活，可还是一家人嘛，得互相关心，不能各顾各呵！”支书意味深长地说。

秀英心头一热，便说：“亚荣，大嫂错怪你啦，别搁在心里。看你累得满头大汗，今天我买了点肉，走，快跟你大哥一起喝两盅去！”

（载 1983 年 2 月 15 日《羊城晚报》）

乡村篮球赛

赤山小学球场两边挤满群众，一场激烈的篮球赛正进行着。

球场外两侧各摆一张学生桌，桌边竖着一根高高的竹竿，竹竿上醒目地挂着一串红红的、长长的鞭炮。

左侧桌旁坐着穿红色运动衫的小胖，是下坪村球队的队员，他看着记分牌上的分数：77：76，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嚯！”一声哨响，裁判做了一个蓝队犯规的手势，球场外顿时引起一阵骚动。坐在右侧桌旁的穿蓝色运动衫的大耿，是上坪村球队队员。他往桌上一拍，怒气冲冲地说：“呸，这个裁判是不是猪油蒙住眼，连谁犯规也看不清？”穿黑色球衣的裁判愣了一下。这时，场内一个穿红色运动衫的青年举起了右手，主动承认犯规。大伙一看，是下坪村球队队长张亮。这个一米七五个头的小伙子，宽宽的肩膀，黑红色的方脸，露出果敢而耿直的气质，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刚毅的神采。他向裁判点了点头，裁判重新判定，由蓝队发球。结果蓝队队员一个“三步登篮”进了一球，场上的比分成了77：78，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胖脸上阴沉沉的：“唉，张亮真浑，怎么主动承认犯规呢？”旁边一个中年人接上道：“应该这样，这叫实事求是嘛！”小胖瞪了对方一眼：“这样下去，我们又要输给上坪村！”

上坪村和下坪村是赤坪河畔的两个村庄，像一条藤蔓串着的两颗枇杷。两村人同饮一条河，本应相亲相爱。但有一次因为争

水，两个村子的村民竟闹翻了脸。那年夏季天大旱，两村都急需河水灌溉稻田。上坪村地处上游，近水楼台先得月，拦截了河水灌田。下坪村得不到水，村民非常气愤，纠集了一帮人带着农具去抢水，结果两村人打起架来，各自伤了一些人。此后，两村群众心里像堵起一道墙，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几次召集两个村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劝他们消除隔阂。双方表面上都说没什么，但心里仍藏着疙瘩，而且暗中在鼓劲，要超过对方。这个村办加工厂，那个村就办竹编厂；这个村办柑桔园，那个村就开花果山。近几年，两个村的群众生活都逐渐好转，文体活动也开展起来。大队党支部书记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把两个村的篮球队召集起来，举办了一场友谊赛，还从外村请来裁判员。经过一场紧张的较量，上坪村球队赢了，拼命放鞭炮。下坪村群众的脸上灰蒙蒙的，指责球队队员不争气。球队队员不服气，把气往裁判身上出，说是裁判偏心。裁判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发了一通牢骚，发誓再也不来这两个村当裁判。党支部书记只好唉声叹气。

几年过去，两村再也没有举办过篮球赛。

这次的球赛是张亮倡导的。张亮在学校时，是个出色的篮球队员，曾参加过县青年篮球队。中学毕业后，到特区闯荡了几年。三年前回到村里承包了果园。

这几年，他一个心眼扑在果园里，总算钻出点道道来。那天，小伙子们来到果园，谈起文体生活贫乏，张亮突然冒出个想法：两个村举办一场篮球赛。一提起这事，有的青年便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没看那次，他们赢了球，又放鞭炮又唱歌，差点把我们的脏皮气破了！”张亮笑着说：“哎呀，那是牛年马月的事了，还提它干吗？地球绕太阳转了好几圈，人的思想还不转弯？我们都是青年人，别记着那些陈年旧事了。”第二天，张亮径直来到上坪村李洪根家里。这位团支部书记一见到张亮，脸上便露出笑容。原

来，前年，李洪根在后山种了二百多株柑桔树，后来发现树苗枯黄萎缩，找了好些书籍都没找到治疗方法，心里非常焦急。张亮听到消息，立即赶到他家，帮他分析病因，第二天又亲自送农药到他家，终于使树苗起死回生。从此，他俩成了好朋友。这次，张亮把赛球的想法一提出，李洪根就当即响应。他们商定，各自找村里的青年商谈，“约法三章”，打文明球，当文明球员，做文明观众……

“嚯——”一串长长的哨声响过，球赛结束了。场上的比分是：99：98，下坪村球队胜了。这时，小胖的圆脸像绽开的花朵，旁边的群众一个劲催促：“小胖，快放鞭炮！”小胖心头一热，猛地高举起鞭炮，此时，张亮迅速朝他递过来一个严厉的眼色，小胖的脸顿时绯红起来，赶忙把鞭炮放下。李洪根见小胖迟迟不放鞭炮，心里非常激动，快步走到右侧桌旁，举起了鞭炮，高声地说：“下坪村球队胜了，我们上坪村球队表示祝贺，鸣炮！”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山村上空回荡，显得格外清脆。鞭炮声刚停，张亮也举起鞭炮，放开粗犷的嗓门说：“对上坪村球队的热情鼓励，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鸣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荡着，显得格外动听。这阵阵热烈欢快的鞭炮声，震得大伙心里热呼呼的，个个脸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

（载 1990 年 2 月 11 日《广东农民报》）

虎 妹

虎妹是个山村姑娘，长得水灵灵的，一副红润润的圆脸，梳着一根长辫子，两只眼睛又圆又大，给人以温柔纯真的感觉。可是，不知是她虎年出生还是有一股虎气，村里人都叫她虎妹。

不过，虎妹是个直性子，爱跟别人抬杠，说起话来不饶人，争理一定要争到底，非得争个是非曲直，连叔伯大嫂都不让步。她妈妈很耽心，怕男的听到虎妹这脾气，不敢要她，常常把她叫到跟前，数落地说：“你呀，得改改你那倔脾性，不然人家男的怎敢娶你！”虎妹莞尔一笑，撒娇似地说：“妈，你放心，我改！”但是，一转眼又是水过鸭背——忘得一干二净。

这天，她又跟担竿嫂干开了。

早饭时，五十开外的担竿嫂端着饭碗，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虎妹，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干涉起我家云英的婚姻来呢？”

“担竿嫂，我是替云英说说心里话！”虎妹笑着说：“你硬要她去找个体户老板，可她不同意！”

“个体户有什么不好，眼下香得很！”担竿嫂提高嗓门说。

“你不就是看中个体户老板袋里有几个钱？你以为钱能买到好婚姻？可他们俩没感情，合不来！”

“合得合不来，关你屁事！”担竿嫂说：“她是我女儿，我有权作主，你别狗打老鼠多管闲事！”

“俗话说，千人扛条理，我是在扛理呐！”虎妹毫不客气地说：